



恶风

〔苏〕A·阿达莫夫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苏联文艺》丛书

恶 风

A·阿达莫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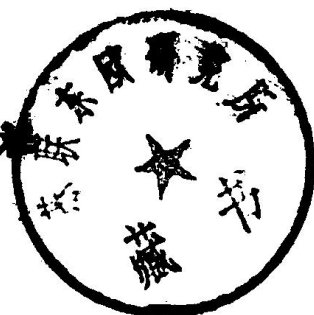
栗周熊 苏玲 高昶 译

PA
R813.1
22546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F211.6:110 22546

Аркадий Адамов
ЗЛЫМ ВЕТРОМ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78

责任编辑 邵全正

恶 风

栗周熊 苏玲 高昶 译

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13.375印张 288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30,000 册

书号: 10215·37 定价: 0.93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A·阿达莫夫是苏联当代著名的惊险小说家，他的作品特点是以苏联社会问题为主题，反映社会刑事犯罪的内幕。著有《形形色色的案件》（有中译本，1956）、《最后的交易》（1961）、《群贼》（1966）、《白墙拐角处》（1971）、《圈套》（已有中译本，1973）等，近期的作品更深入地反映了刑事犯罪与苏联官僚机构、官僚特权相勾结的情况。《恶风》通过追踪破获一个惯盗而侦查出了一个庞大的盗窃走私集团，不少干部是这个集团的后台或同伙，他们相互勾结，沆瀣一气，为非作歹，而长期逍遥法外，揭露了苏联现实的黑暗内幕，情节紧凑，一环扣一环，涉及到多方面的社会问题。本书获1977年苏联惊险小说的国家奖。标题的含义就是指社会上存在的一股势力相当大的歪风邪气。

第一部

“巡回演员”

第一章

最平常的开端

事情发生在九月十八日傍晚。库兹米奇突然找我。说实在的，这我可真没料到，因为今天的全部工作我已经完成了。我本来打算晚上跟斯维特卡^①去听音乐会，来了一个南斯拉夫的乐团。这些乐团总使她为之倾倒。

不料却发生了意外。六点钟左右，内线电话铃声响了。是库兹米奇。“洛谢夫，到我这里来一趟。”从他的声调我断定准是有任务。

我去了。“事情是这样，”他说。“旅馆里发生了盗窃案。”并告诉了我旅馆的名字。他还说：“分局已经去人了。这事由你来负责。好好安排一下吧。”说着，他瞥了我一眼，又补充说：“没办法，洛谢夫。改天再去听音乐会吧。斯维特兰娜是自己人，有觉悟，她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当然，当时我不可能摆出一副高兴的面孔，我一早就穿了一套新衣服，系了一条很相称的领带。总之，他不难猜出我的

^①斯维特兰娜的爱称。

心情。我没有吭声。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能拒绝的。我只是心里暗想，分局里的人自己就能很好地处理这个讨厌的盗窃案，完全不必再从我们处里抽人去。而这已经是第三次错过音乐会了。我当然并不太在乎。可是斯维特卡……这么一来，个人生活给搞成什么样子了？

然而，二十分钟之后，我已经来到了旅馆。

三楼三百一十九号房间确实被盗一空。这是一套相当讲究的套间，有两个房间。我们的人已经在里边工作了。一个房间里正在讯问女服务员，那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她痛哭不止，眼眶上染的黑膏顺着眼泪流下来。另一个房间里正在跟受害人谈话。那人是从基辅来的一位工程师，人很稳重，个子不高，胖胖的，秃头上有一圈白发，戴着眼镜。他满脸通红，怒冲冲地坐在那里。他的心情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出门穿的衣服、新大衣、还有一台罕见的进口半导体收音机，都被偷走了。几乎洗劫一空。箱子里只剩下几条手帕。总之，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他来莫斯科，把好衣物都随身带着。工作人员把被盗的物品一一登记下来。

我问：“这层楼的值班员呢？”回答说：“就来。找她去了。”我心里想，那好，我亲自来问她。现在就先听女服务员说吧。她还在号啕大哭。大概是小伙子们问话太打官腔，甚至对她怀有敌意。特别是阿夫坚科。他不是说话，简直象一只大熊在吼叫。就象他已经搞清楚这桩盗窃案是她干的似的。

我不能看女人哭，当然是真哭，而不是假哭。我会同情她。即使她做了违法的事之后由于后悔或害怕承担责任而痛哭，我也设法让她不哭，让她好好考虑。一切都应该秉公行事，她也应该了解这一点。不管同什么人打交道，都应该一

视同仁。

“等一等，”我说。“阿夫坚科，你下去跟门房谈谈，看有什么人来过，他发现什么人没有。他胡子长，不会哭。你呢，”我对另一位工作人员说，“你坐到那张小桌上做记录吧。”

我说这话时，有意显得威严、冷静，小姑娘不再哭了。她那画着黑眼圈的泪眼不安而警觉地望着我，似乎在说，这位身材修长，衣著考究的年青人，也就是我，会把她怎么样呢。阿夫坚科皱了皱眉，走了。雅沙·弗罗洛夫坐到桌旁。我开始讯问小姑娘：

“您叫什么名字？”

“沃尔申娜……”

她的嘴唇还在颤抖。

“名字呢？”

“卡佳……”

“叫卡佳，那好，”我用一种满意的声调说，仿佛现在她说出叫什么名字，问题就解决了，她认为最不愉快的事也就过去了。

于是，我们开始交谈。老实说，谈得很不错，也很正常。卡佳平静下来，打起精神，皱起细细的双眉，开始回忆。她没有谈她做了哪些事或去过什么地方，只谈公民波彼沃达大约两点离开房间出去办事，到六点钟他回来发现失窃这段时间里，她在走廊里看到过什么人。

卡佳想起有一男一女来拜访过住在三百一十七号房间的来自沃龙涅什的友人。她看见他们进去，可出来的时候，她没有看见。我意味深长地朝雅沙·弗罗洛夫使了个眼色，他开始记录。随后卡佳还想起一位妇女找过四百二十五号房

间，卡佳对她说在四楼。可那个女人不知为什么却还顺着走廊朝前走，卡佳把她叫了回来。我看见弗罗洛夫在继续记录。卡佳相当仔细地讲述了那个女人的特征。后来她想起还看见一个瘦小虚弱的男人，提着一个大公事包。还有一个大胡子、戴礼帽的男人……

当三楼的值班员来到房间时，我已经可以放心把卡佳交给雅沙·弗罗洛夫了。女值班员年纪已经不轻了，衣着颇具特色，非常沉着、稳重。当然，失窃的事也使她焦急不安，但她表现得很镇静，很严肃。其实，女士，您才是最应该焦急，最应该不安的。正是您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该这样。您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找不到您？您自己在寻找什么东西吧？我甚至都能猜出您在寻找什么。我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房门号码了。

我们在小桌旁坐下。我把讯问记录纸摆好，拿出圆珠笔。完全用不着拐弯抹角，她是个很精明的女人，谈话可以直来直去。我照例提了一些有关履历的问题。她回答得很镇静，两手交叉着放在桌上，并没有颤抖。只是她脖子上出现了红晕。

“那么，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我说。“您讲讲事情发生的经过吧。”

我有意不直截了当提出问题，想看看她持什么态度，并且，由此可以看出她的性格。这是我向库兹米奇学来的。哎呀，不瞒你们说，每当我突然过早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批评我好厉害！其实，关于这一切，我在教科书以及其他精辟的论著和指南中早已读过，我都同意而且牢记住了。可真正学会运用，还是靠库兹米奇。确切些说，是他使我养成了这个习惯。

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紧闭嘴唇，沉吟了片刻，瘦削的脸上毫无表情。后来，她眼皮也不抬，慢慢吞吞地说：

“我可以为旅馆工作人员担保。这事是外边的人干的。”

“在那段时间里住在这层楼的客人，没有人提东西出去吗？”尽管我心中料到没有人提东西出去，但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人，”她断然回答说，第一次抬起眼来望着我。

“您凭什么能这么肯定呢？难道在那段时间里您一直没有走开过吗？”我问话的腔调有意表示似乎弄清这层楼没有客人带东西出去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她稍稍迟疑了一下，没有立刻回答。她在考虑怎么回答最好。对啊，对啊，她不是在帮助我，不是把她的想法全都告诉我，而是在搜索对她有利的回答。我已经了解她的态度和性格特点了。她的态度不太好，为人也一样。幸好我没有冒冒失失、直截了当提出问题，否则就尴尬了。

“在那段时间里，”她终于回答说，“也就是吃过午饭以后到下午六点，我恰恰哪里也没有去。”

哦，女士，您表现得很勇敢哪。

“那么，在您走开的时候，有人代您在楼道口的那张小桌旁值班吗？”我聚精会神追问道。

不，她脸上的神色依然很严肃，可是眼神似乎已缓和下来。当然，她是发现我离了主题，心里暗自高兴。

“当然”，她回答说。“比如，早晨我就让卡佳替过我。吃午饭的时候也替过班。”

她朝隔壁房间的门瞟了一眼，房门开着，卡佳在里边。

其实，她刚一进门就看见卡佳了，也看到卡佳跟我谈话时很镇静。也好，现在可以慢慢转入正题了。

“这么说，您认为盗窃是外人干的？”我说。“您认为他是怎么溜进房间的呢？”

她耸了耸肩，镇静地说：

“不管他是怎么溜进来的，我们都有责任。这一点我很清楚。”

“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这我们暂且不管，”我客气地反驳地说。“我们要弄清的是，他是怎么打开房门的。”

“我怎么会知道，”她不耐烦地回答说。“这跟我们已经毫不相干了。”

“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我也忍不住说，“他不会是用钥匙开的门呢？这是最简便的办法。”

“他怎么会弄到钥匙呢？”她又毫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让我明白，我提出的问题跟她毫不相干。

“那么说，就是用万能钥匙，或是用另外配的一把钥匙开的了，”我接着说。“这没什么，我们可以把锁卸下来，送技术科去检验。不过，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何必去惊动别人呢？”

“该怎么办，您更清楚，”她回答说。

她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可我突然闪出一个想法。这么说，那段时间她哪儿也没有去？那就太好了。可她怎么会把一切都放过了呢？何况她既老练又认真？也许，她比我预料的还要老练？小偷当然是个男人。而这种中年以上的妇女，有时候……

我向她道歉，然后叫来一个工作人员，向他耳语了几句。那人就走了。我又继续讯问。现在不用急着问，要等柯

托夫回来。万一他有所收获呢。

“不错，”我说，“您说得对，我更清楚。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吧。您现在说说，那段时间您在这层楼上都看到了哪些生人？”

她又迟迟没有回答。我清楚地看出，她又在回忆，思索。我还看出，她开始害怕我了。大概一开始她把我当成一个假冒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毛头小伙子。现在却害怕起我来了。这当然使我感到有些得意，甚至有些幸灾乐祸。但同时，我明白这样就使工作复杂化了。还是她继续把我当傻瓜更好些，对工作更有好处。看来是我什么地方露了马脚。

我多次注意到，我们的库兹米奇在这种场合总是万无一失的。要知道，他会突然显得非常老实，憨厚可爱，令人忍俊不禁，有时候还真有人上钩，而且还都是相当聪明的人。他们一开始跟库兹米奇谈话总是态度傲慢，心中暗自嘲笑，甚至带点替他包涵的口吻。可您瞧，他竟能忍耐，能无动于衷。仿佛他是个没有自尊心的人。可是后来……对方放松了警惕，麻痹大意了。事情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毫无疑问，只要动动脑子就能看出问题。特别是刚才我说得明明白白了嘛。可是，在这种场合下，被讯问的人已经失去抽象思考的能力，只想怎样对付讯问人，这对他现在是最重要的。而如果讯问人也象我们的库兹米奇，既不提问题，也不表示怀疑，这样反倒更好一些。就是这么回事。这里一切全凭才干。我敢把这个字眼用到库兹米奇身上。你们会对我说，这不过是弄虚作假，是欺骗而已。我可要说，这是机智，是随机应变，是聪明才智。你们感觉到这中间的区别了吗？不具备这些，一切行动都会毫无结果。

我们的库兹米奇是一位干练的行家，在进行类似我现在

这种谈话时，他的表演总是很成功的。告诉你们吧，这个工作相当困难。你们看，我这次谈话就不知在什么地方露了马脚。很可能是我的自尊心造成的。不够沉着冷静。没关系，吃一堑，长一智嘛。这时，我的谈话对象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暗自盘算过一番之后，已经在集中全力，回忆那段时间里她在三楼上看到过哪些外人。

柯托夫终于来了。他表面上依旧泰然自若，看不出他是否了解到什么情况。当然，就应该这样。因为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急匆匆地瞥了他一眼。柯托夫把我叫到一边，匆匆向我做了汇报。我平静地向他点点头，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我觉察到有人用警惕的目光望着我。

“好了，接着说吧，”我说。“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您今天是几点钟上班的？”

“七点，”她回答说。

“那么，白天您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她习惯地耸了耸肩，依旧没有看我。

“去吃过午饭。叫我到经理室去过，我到被服间去过。去的地方多了……”

“那好。您出旅馆到外边什么地方去过吗？”

“到旅馆外边？没有，我没出过旅馆。”

她显然不喜欢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她有点怀疑，虽说她根本没弄清我为什么问。这没什么，尊敬的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您就会明白的。

“那好。这么说，您白天没有离开过旅馆，”我说。

“您来上班的时候，商店还没有开门。那么，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您桌子抽屉里跟房间钥匙摆在一起的一盒糖，是谁送给您的呢？我们查对过，在旅馆的小卖部和餐厅里，

今天都没卖过这种糖果。”

我眼看着她脖颈上又泛出斑斑红晕，交叉着的手指握得更紧了。但她那眼角和嘴角上现出皱纹的瘦削的脸却纹丝不动，象石雕一样。她紧闭双唇，沉吟了片刻，说道：

“不记得了。是住在这里的哪位客人送的。那根本不是什么好糖。”

“那当然，”我欣然同意说。“不过那一片心意是很可贵的。我们想知道，向您表示这番心意的人是谁。要是我们一个一个地去问客人，”我沉吟了一下，问道：“那会怎么样呢？”

“那……是另外一个人。”

啊，我看得很清楚，她内心在进行斗争。处境实在是太尴尬了。显然，她不可能不记得糖是谁送给她的。矢口抵赖只能坏事，使人更加怀疑。但是，另一方面，要是把那人供出来，事情也不太美妙，这一点我清楚。

“好吧，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我说。“您再想想吧。也许能想起来。现在咱们再回过头来谈谈那扇倒霉的门吧。说得明白点，就是房门是怎么打开的。如果没有弄错的话，钥匙现在还插在锁上，对吧？”

“是的……”她没有抬眼，勉强能听到她的回答。

我让柯托夫把钥匙拿给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看。

“是这把钥匙吗？”

“是的……”

我看出，她已经全明白了。是时候了，她现在应该把一切都讲出来，应该结束这场愚蠢的把戏。可是，她却沉默不语。于是，我就自己来收场。我已经不耐烦了，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

“玛尔加丽塔·巴甫洛夫娜，为什么这把钥匙上没有房号牌呢？”

她默默地耸了耸肩。

“那是因为，”我果断地说，“这是一把备用钥匙。这把钥匙是从您那里偷来的。我想，不会是您交给他的吧？”

“我没有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她突然果断地说，抬起眼来望着我。

“那么糖果呢？”我问。“关于那盒糖，您什么也没有想起来吗？”

“没有，”她依旧用那种声调回答。“有人放下就走了。记不起是什么人。”

“是谁偷走了您的钥匙，您能猜想到吗？”

“不，猜想不出来。”

她一点不想协助我们，当然也不想使自己目前已经很糟的处境变得更糟。这很清楚。

我写完讯问记录，叫她在每页上签过字，就让她走了。

我们继续工作，接连又讯问了两名服务员。跟住在三楼的客人谈了话。阿夫坚科回来了。他去跟门房和开电梯的谈过话。我已经不看表了。因为每次看表总使我想起该办而没有办的事。还会惹出各种不愉快的结果。所以最好还是不看表。窗外天已经黑下来。当然，已经很晚了。我们早已转移到管理员办公室工作，而且也相当疲倦了。

最后，我宣布今天告一段落。看来，能做的全都做了，能弄到的情况，也都弄到了。我们约定明天早晨我去找组员们，一道分析得到的情况，制定行动计划。这个案子由他们去办。总之，这算不了什么。

说实在的，我一直到乘上无轨电车，才第一次看表。

至于家里的人，见我深夜十二点半才回家，一点也不会吃惊。何况妈妈知道我是去听音乐会了。音乐会就别提了！老实说，这对斯维特卡也太不礼貌。已经是第三回了！归根到底，她为什么要跟着我受罪呢！要是她跟别人，早就把所有的音乐会听遍了。可是一想到那个“别人”，我心里就不是滋味。不，应该跟斯维特卡结婚，现在还不晚。算了。我们本来说定新年办婚事。可是等这么长的时间太危险。结了婚就万事大吉。我也就放心了。放心？你们瞧瞧，他还说放心呢！他不看报纸，不知道我们一百对夫妻就有四十二对闹离婚。再加上我就够意思了。有朝一日，我会不辞而别，匆匆出差去，这种事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那么，斯维特卡会想，她究竟有没有丈夫呢？而我那时候在另外一个城市里，傍晚独自待在旅馆里……

这时我的思路突然奇怪地一转。傍晚独自待在旅馆……那位可怜的塔拉斯·谢苗诺维奇·波彼沃达这时正好独自一人待着，他被盗了，不但一无所有，而且满肚子委屈。顺便说说，要挽回这一切，多少还取决于我呢。加之，线索尽管很少，我却似乎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早晨，我首先将全部情况向库兹米奇做了汇报。但是，关于破案有望这一点我只字未提。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你别在那里耽搁得太久，”库兹米奇唠叨说。“事情让他们自己去办。商店的事还等着你呢。别忘了。柯里卡·贝克也还不老实。应该围绕他们这一伙做工作。要是他们又作了什么案，记住，你要负责。再有，调查关于车场的事，你为什么还拖着？”

我信心十足地说，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